

长篇小说

韩庆先 著

高台子

长篇小说

高台子

韩庆先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台子 / 韩庆先著.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 - 7 - 5146 - 0968 - 4

I. ①高… II. ①韩… III. ①言情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3822 号

高台子

出 版 人: 田 辉

责任编辑: 张文杰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 10048)

电 话: 010 - 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010 - 88417409 (版权部)

010 - 68469781 (发行部) 010 - 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 <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 cppl1985@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海外总代理: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德利印刷有限公司

监 印: 焦 洋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46 - 0968 - 4

定 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写在前面的话

多数人说农民是辛苦的，我却说农民是快乐的，他们是以苦为乐，但他们又不得不以苦为乐。

经常去乡村调研，看到他们晒在田间地头，又总是乐呵呵地像爱抚自己亲人一样侍弄着土地，即便有怨言，也未曾吐出半个字。

我在农村长大，喝村里唯一的老井里的水，和小伙伴们一起割草喂猪。那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年代，人的思想、面貌、精神、操守都经历着深深的变革。农民盼望过上幸福的生活，唯有依靠自己辛劳的付出才能实现的认知激励着他们内心深处，迸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开启了农村走向现代化的梦想。那个时候，他们有梦，和现代的人们一样。他们最原始的梦想就是希望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想尽早结束吃玉米煎饼、烤山芋干充饥的生活。那个年代给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一刻不曾忘记，也不敢忘记，诚然现在包括我在内的多数人过上了小康生活，但小时候的生活情景一直萦绕在心头。我曾萌发出念头，写篇反映那时候的文章或作品，留下一个永恒的回忆。现在，终于梦想成真了。

小说的主人公是韩德，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人，他是一代农民的典型人物，他的身上凝聚了千百万农民的精神和美德。韩德和大家伙儿一样，具备所有农民吃苦耐劳的品格，同时，他也是一位有上进心的青年小伙，有带领大伙儿走出生活低谷的美好愿望，更有实实在在的举措。他有理想，同时也有思想，他的独到见解深受大伙儿的信任和褒扬。他善于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如“成立文艺队”、“实行旱改水”，再如“顺应时代潮流，实行土地大包干”，一直到后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带头搞副业”、“建设专业村”、“走工业化兴农的道路”，等等。韩德的感情历程十分复杂，到了说媳妇的年龄，却一直找不到对象，几次恋爱都是在即将成功的时候搁浅。他爱朱翡翠，朱翡翠也爱他，但他们却被朱翡翠的父亲朱金亮活生生地拆散了。

韩德是新青年一代的代表，作品以他的开拓、成功、喜悦及复杂的感情纠葛为主线，用较大的篇幅，歌颂了他平凡中透出伟大，为实现一代农民的梦想，在黄土地上拼搏进取，用汗水浇灌出美丽的花蕾的故事。韩德是一位善良的青年，始终用一颗金子般的心对待自己的兄弟姐妹和陌生的弱势群体，同时他也嫉恶如仇，对以朱金亮、刘桂雄为代表的拖后腿的反改革势力给予了抨击。他的爱和恨都在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朱翡翠先后两次被朱金亮藏匿，第二次竟被残忍地拘押在阴暗的小屋内不见天日，然而她对韩德的爱始终如一。

书中写的是一组小人物群。许喜莲是一个柔弱的女性，她的形象在农村这片土地里是真实的存在。她是高台子这个村庄里五年来唯一的新媳妇，令光棍儿汉们垂涎三尺，但她唯独喜爱韩德，在他的感召下，高台子村迸发出前所未有的集体主义热情。她想和韩德睡觉，以此感激他多次搭救和帮助自己之恩；后来她丈夫死了，韩德只能以朴素的革命情怀关心她，她“绝望”了，被垂涎她美貌的大队长朱金亮“占有”了。

作者把故事的发生地定在一个叫高台子的地方，因为高台子是平原乡村的代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政治、文化、经济、思想都可以淋漓尽致地从中反映出来。高台子是复杂的，三大姓氏，不同家族纠集在一起，是一个典型的“小社会”，面对困苦不堪的生活，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两派”。韩德、韩金平、韩金鼓、朱翡翠、许喜莲、许喜花、“老紧”等人属于“正方”，朱金亮、刘桂雄、韩光耀、老队长、吴氏为“反方”，双方的“争斗”贯穿于全书，最终代表正确发展方向的“正方”战胜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方”。对于双方着墨各有偏重，除了韩德，韩金鼓和韩金平这对光棍儿，看清了只有跟着韩德干，才能吃饱饭，才能娶媳妇。这是高台子村民的目标，是韩德给大家伙儿定下的，才有了后来蒸蒸日上的发展局面。韩光耀为了“家仇”，一直是韩德这个生产队长的反对者，他有着热爱集体的一面，也有自私自利之心。他的形象在很多人身上都能找到影子，他是生产队的饲养员，为了集体的牲口，落下老寒腿的病根，于是就千方百计阻挠分地单干。分了地以后，他处处被动，最后连吃粮都要向别人借。

本书既有大场面的描述，也有生活细节的挖潜，多采用地道的乡土语言和民俗风情。这部作品倾注了作者对农村和农民的真挚无私的感情。套用本书的尾语作结：这不是梦，这就是俺老家的高台子！老家的故事一刻也不曾忘怀，高台子的水土养人，滋润着老家的男人和女人一辈子恩爱，滋润着男孩子和女孩子茁壮成长，闯出新天地。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2
第三章	23
第四章	38
第五章	52
第六章	65
第七章	77
第八章	90
第九章	99
第十章	107
第十一章	119
第十二章	131
第十三章	142
第十四章	155
第十五章	162
第十六章	175
第十七章	188
第十八章	196
第十九章	205
第二十章	212

第二十一章.....	221
第二十二章.....	229
第二十三章.....	240
第二十四章.....	249
第二十五章.....	262
第二十六章.....	273

第一章

许喜莲是个相貌出众的年轻女人，被高台子光棍儿们誉为“第一美人”，一米六八的个头，黑色的双眸中充满了浩渺的烟波。她倚在林里那棵结出最多荚果的洋槐树干上，偷偷瞄着充满青春气息的韩德，心跳突然加快了许多。

她左脚向前伸出了半米远，脚前拱出一层鲜白的沙土，堆积成一座“小山”。她轻轻地缩回左脚，右脚往后撤了半步，力量的支点完全放在宽硕的屁股上，平板车轮外胎做成的灰色鞋底险些朝天，身后黑色粗线连起的裤缝闪了两三个针眼，若不是一条大红棉裤遮挡，准能露出雪白雪白的屁股。

她和大家伙儿心情一样，迫切希望韩德被选为队长。

韩德这个年轻人被高台子所有年轻女人和小姑娘称为美男子，他并不知道许喜莲圆圆的嘻笑的脸蛋已变得红润好看令人心旷神怡起来，脑海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完全不在乎许喜莲的美意和其他兄弟爷儿们叽叽喳喳灰喜鹊般的喋喋不休。

这片高台子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这个古老的遍体鳞伤的村落的正中间的洋槐林，四亩半左右，约有洋槐一百四十棵，被村民戏称为“百胞胎”。一九五一年春，一名跨过鸭绿江躲过美帝三次冲锋在一次整装待命时被敌机扔下的汽油弹烧掉一只胳膊的志愿军战士踏上故土，成为韩家村的领导人。这些槐树就是他带领大伙儿栽植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历经三十余年，一直在茁壮成长，成了高台子一道最美丽的风景。

这种槐树被高台子人称作洋槐。它的品种不是产自中国，外国人誉其为

“隐居的美人”。树上最美的东西当属五月里绽开的槐花，纯白，雪白，美白，招蜂引蝶。花和叶子可以直接食用，高台子人之所以在三年困难时期少有死亡的，完全得益于这片洋槐树。因此，洋槐树被村民叫做“救命树”。洋槐少有直直挺挺的，不像水杉树那样昂扬向上，大多背着佝偻驼背的躯体，层层黑皱的树皮尽显它们的沧桑与衰老，枝杈上残存的枯叶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曳。

高台子没有姓高的人，包括嫁过来的女人也没有一个姓高的，究其原因，是它的地理位置高于周边的田块和村庄，所以被叫作高台子。一年之计在于春，冬天过去了四分之一，春天就不会遥远了，春姑娘也许会飘飘然地驾临高台子，看上哪位小伙子，就是那个小伙子运气好。但五年了，享受春姑娘青睐的小伙子并不多。光棍儿汉成了高台子不变的主题。

林里，一群裹着露出灰白棉絮黑棉袄的皴黑爷们儿毫无规则地或蹲或坐或站，谁也不说一句话，只顾吧嗒吧嗒抽着手里的细长老烟袋。

韩德披着一件灰黑大氅，紧蹙的双眉，凝重的表情，让人心生敬畏。这件大氅是他的“战利品”，包含了绵绵不断的情丝。大氅里是一件白布夹衣，几只黑布条拧编成的纽扣竖排在胸前，清爽而又典雅。大氅是他在河南开封做工时一个好心的有钱女人送的，连同大氅一起送给他的还有挂在他家堂屋南墙上的老烟袋。

那年，韩德才十七岁，以优异的成绩在何家湾中学读完初中，只身前往开封做工，结识了市红星工具厂颇有姿色的厂长媳妇。她看中韩德体壮能干和白皙的皮肤，心疼他被寒冷冻坏身躯，就给了这件大氅。那年，他学会了抽烟， she 就把丈夫部队转业前用过的老烟袋赠送给他。那年，他做梦娶媳妇射了一裤裆， she 就把与他同龄的妹妹介绍给他当对象。春节，他离开了红星工具厂，满心欢喜地带着厂长媳妇的妹妹坐上回邳县的火车。但当火车开动的一刹那，厂长风尘仆仆赶到硬拽下妻妹，塞进一辆向区长借来的吉普车里。春节过后，他心灰意冷，不再想回家，就在开封市区转悠，但被几个戴火车头帽子穿蓝军裤的人揍了一顿。他不得不买了一张火车票，披上厂长媳妇送给他的的大氅，腰里别着厂长媳妇送给他的老烟袋，像一位打了胜仗的陕北汉子，风尘仆仆而又怅然若失地回到高台子。

和韩德一起回到高台子的还有一只口琴，是从厂长媳妇的妹妹的裤袋里掉在车座上的。韩德脑海里浮现出那个小女孩靓丽单纯的身影，两条扎着红头绳

不粗不细的短辫，一片白净宽阔的额头，两个灿烂柔软的小酒窝。他想起小女孩吹奏口琴时的情景，那样执著，那样天真，那样自然，嘴里发出的美妙音符曾使他偷偷地陶醉过。从那年起，他无师自通学会了吹口琴。琴声婉转悠扬，绵长深沉，村里男人和女人都喜欢听他演奏的曲子。除了激昂奋进带有时代烙印的革命歌曲，他还能吹奏一些古典音乐。每到夜深人静时，他的琴声就会回荡在北汪和村子上空。

韩德下意识地摸了下裤插斛，想掏出口琴吹奏一曲，以缓解自己紧张的情绪，但只拽出了半截，就又把它放了回去。他从大篋插斛里掏出一包自留地里种植晒干后在鏊子上翻烤的粗烟丝，放在一张锯齿般的小纸条中间，卷成一支锥型烟卷，用发白的舌头舔了舔接茬处，轻轻地撕掉两头多余的纸屑，就着身边一个光棍儿汉的烟袋点着了火。

“吧嗒”一下，他做了一次深呼吸，甜甜的烟草味把他带入一个美妙的世界。

二十二岁，是一个多梦的年纪，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年龄。

一股淡白色烟雾从树枝间轻轻地飘到空中，由稠变稀，直到完全融合在空气中。枝杈交错着，残存的黑黄色树叶孤零零地翻动着摇摇欲坠的单薄身躯，一只灰褐色麻雀从他头顶掠过，飞到一段没有生机的枝梢上。

仰望那只麻雀，韩德的心情霎时轻松了许多，就十分舒坦地伸直了左腿。过了一会儿，他缩回左腿，换成了右腿，最后又变成蹲状。他双手抱着通红的腮帮，两只胳膊肘放在腿部，整个身躯像一尊雄伟的雕像。他双眼平视着前方，自己也不清楚盯的是什么东西，或许是石块，也许是槐树，也可能是一片空白。

他依然在沉思，这可从他皱紧的眉间看出来。他扔掉已烧到手指的烟蒂，站起来伸了一下腰，连打了两个哈欠。他的哈欠声音很大，穿过树林，刺向天空，惊吓了那只老麻雀。他甩了几下胳膊，慢腾腾地来到左边那块红石旁，左脚蹲在石块上，右脚伸出去老远，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前方那块最大的似乎可以发出香味的红石头。

许喜莲磕着一颗南瓜子，通红的嘴里发出细微的声响，脚前已积攒下一堆白黄色的碎屑。那只老麻雀旁若无人地从枝梢上蹦到她面前，摇头晃脑地叼着一粒皮屑，飞向她身后槐树的高处。

许喜莲饱含情意地盯着韩德沉思起来。

这两年，是改变她人生的关键两年，她的形体已从一个青涩少女变成了丰满少妇，心灵深处也从对自己男人的依赖变成对韩德的追慕。她成了一个幻想家，确切地说，她喜欢性幻想。在她脑海里，韩德几乎代替了她男人。她的心里，她的体内，每一个部位，每一滴血液，都虚无缥缈地融入了韩德的因子。她多么希望能和韩德美美地睡一觉，体验他青春似火骄阳照射的男人味道。

韩德上等个头，一米七二，脸膛白净，一对大眼炯炯有神，两道黑粗的眉毛尽显沉稳豁达。他下巴上长着一颗黑痣，远远看去，像毛主席，近点看也像，很让人感到亲切。

韩德和大伙儿心情一样，都在焦急盼望着尽快选出一个能带大伙儿干事的新的生产队长。这两年多，四队社员的劳动积极性降到了零点，八点上工十点到，懒散拖沓哈哈笑，田间地头睡大觉，不给十分瞎胡闹。社员们意见很大，纷纷请求大队长朱金亮更换生产队长，彻底扭转干的不如不干的的不如捣蛋的这种混乱局面。

唱票人清理了一下嗓门，吐出两口黑色浓痰。这位个头和脸膛都不算太差的中年男人手持一张记工员写好名单和一串数字的烟纸，从眼神和面部表情上丝毫看不出究竟是谁当选了新队长。这是一张“联盟”烟纸，两个七八岁衣衫褴褛鼻涕邋遢的孩子目不转睛地看着唱票人，心里在焦急地催促他尽快念名单。俩孩子摩拳擦掌，都想尽快抢到那张皱巴巴的烟纸，然后叠成漂亮的三角菱拍着玩。这种玩法是高台子孩子们最高级、最刺激也最文明的游戏，深受他们的喜爱，玩疯的孩子有时还会偷走大人藏在芦苇席底下的散钱向其他孩子“购买”面值高的烟纸，导致“红旗”烟纸破天荒地被炒到了一毛钱一张。

韩德终于在无意中看到了许喜莲射向自己的火辣辣的眼神，不得不转过身子，只是在心里默默地品味着她神经质般的骚扰。

他下意识地把手伸进裤插斛，触摸到那个满身眼子绿莹莹的长方体口琴，心境突然平和了许多。城里人和乡下人就是不同，肤色美白，细嫩柔滑。丢口琴那个小女孩的手真细，真滑，真美，口琴直到现在还能散发出她身上清纯的味道。许喜莲这个女人的眼神却像钩子似的，稍有闪失，五脏六腑就可被她勾走，然后丢进万丈深渊。

沉思了一阵后，韩德内心深处荡起涟漪，他多么希望大家伙儿都把票投给

自己啊！他精力旺盛，见多识广，一定能带领社员把生产搞上去，使家家户户都过上美满幸福的好日子。

社员们开始屏息静听计票结果，他们都知道念票人故弄玄虚，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呢。果然不假，当最后念到“韩德三十五票”时，槐树林里的社员纷纷跑到韩德跟前，祝贺他当选新任生产队长。

五六个光棍儿激动地抬起韩德，把他放在那块大红石上，请他给社员们来一段“施政演说”。

林里的红石大约四十来块，有大有小，参差的像狼的牙齿，整齐的像刚雕凿过的岫玉，横七竖八没有任何优美线条地摆放在不同位置。

谈及这些石块的来历，与韩德有直接关系。

三年前，何家湾南部不远处的艾山被当地社员用雷管炸开一道口子，附近一些生产队纷纷组织社员前去开山凿石。从邳县县城贩卖洋麻回来的韩德正好从此路过，就花了一块钱买了满满一车石块儿，打算修补生产队破旧的猪圈。当时，韩德是生产队一名“小官”，职务次于生产队长、记工员、保管员、饲养员和副队长。他是负责看青的。看青工作责任重大。青黄不接时，很多社员就千方百计去生产队的田块，偷割成熟的麦子，搓出来烧饭或攒起来磨面，或偷割一些山芋秧子喂自家的猪羊。在决不能让集体财产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盗为己用的理想信念支配下，韩德显著的工作成效受到社员们赞许，包括副队长，也对他刮目相看。生产队副队长按理应排在第二位，仅次于生产队长，但社员不买这壶酒钱，所以就没有多少实权，压根儿不如保管员，可以经常带点麦子回家，为一家老小连同媳妇改善伙食。副队长也不如饲养员，虽然饲养员累点辛苦点，如果防线筑得不牢，也可以带点豆饼啥的给媳妇孩子充饥。副队长更不如记工员，社员出集体工，谁顺眼就给谁最高档次的十分，因此受到社员们的尊敬。男劳力就不说了，得益的是妇女们。她们在家推完磨烙好煎饼叠放在高粱秸杆缝成的盖子上已是九点半钟，就穿着大腰裤子匆匆忙忙来到地里或打麦场。这些都被记工员看得一清二楚。精明点的妇女从不跟记工员计较分值高低，而是色迷迷地递给记工员一个漂亮的眼神儿，酥得记工员趁大伙儿不注意就将七分小票偷偷地塞进了她的大腰裤子的斜插斜里。韩德把石头拉运到生产队后，还没来得及卸掉，就被朱金亮批评了一通，说他搞资产阶级复辟，没经大队同意擅自偷运国家的红石罪不可赦，让他从哪儿拉来的就送回哪里。

但当他得知韩德是花自己的钱为集体办事时，朱金亮才大声呵斥下不为例，然后背着手转身走开了。

恍如梦里的韩德把手伸进了裤插斛，用口琴使劲戳了下自己的大腿。这的确不是梦境。他前思后虑，觉得没给集体作出多大贡献，除了看青认真维护集体财产外，也就干了几件不起眼儿的事。

韩德是个忠厚的男人，但同时也精明能干，这正是大伙儿看中他的地方。

当社员们都为领取蓝色分票而沾沾自喜时，韩德已瞄准了商业。韩德会点木工，虽然不精通，但做成镰刀把儿并不难，于是他就趁雨天歇工的空隙，偷偷去何家湾和戴子埠，销售自己连夜做出的镰刀把儿，换取一些零花钱。韩德曾被市管会同志逮到过一回，念其初犯，市管会只收取他五毛钱的罚款了事。韩德贩卖过生姜和大葱，他不敢明目张胆在街道上吆喝叫卖，就走乡串巷从容赚钱。在戴子埠永庄大队卖扫帚时，他差点获得一次艳遇。那年夏天，韩德从县城买了一板车扫帚，溜到了戴子埠公社永庄大队村东头。他坐在一棵榆树下休息时，无意中看到一个中年男人钻进了一间小屋子。没多会儿，屋里就传来一阵奇怪的叫声。他不便久留，就站起身来，边走边吆喝。听到韩德一声浑厚的嗓音，那个男人急忙出了屋，一边走，一边勒着腰带，很快就钻进一片树林，没了踪影。女人连忙喊住韩德，十分客气地邀请他进了小屋。韩德以为她要买扫帚，谁知她却抽出身上的蓝布头拧成的腰带，一把褪掉没穿裤头的大腰裤子。韩德见状吓坏了，慌忙逃出了女人的家。

韩德从未经历过这样严肃的场合，一时脸红到了脖子根。他环视了槐树林里的兄弟爷们儿和周边看热闹的妇女孩子，说：“用不了几年，咱社员就能住上漂亮宽敞的新瓦房！”

虽然只是一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话语，却道出了社员们的心声。四队社员十分渴望告别住了几代人的草屋，搬进一间明亮的新瓦房，最终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梦。

十年前，高台子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小大姐、小二姐，你拉风箱我打铁，挣俩钱给你爷。你爷戴个红绶帽，你娘穿双高跟鞋，咯瞪咯瞪上了楼，楼上一汪水，湿了你娘的花裤腿儿。”这段朴素的歌谣道出高台子社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群众是伟大的，富有独特的创造性。特别是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们以苦为乐，甘于清贫，创造了朴实的文化，推动了历史的滚滚洪流。最近，高

台子还流行一首民谣：“大姐二姐别哭了，明年开车来接你。什么车？小汽车。谁开的？城里人。上身穿着的确良，下身穿着毛哔叽。登完记，下饭馆，尼龙袜子任你拣。上花轿，入洞房，怀里抱着小儿郎。”

这时，槐树林走进一位少妇。她窈窕轻飘，身段姣好，面容白皙自然，乳房高挺硬朗，活脱脱一位下凡的仙女。她就是那位嗑瓜子的许喜莲。许喜莲是山东临沂革命老区人，娘家离高台子一百余华里，自然山水塑造了她美丽的身段和不拘小节的天性。许喜莲嫁给韩金虎两年有余，年初时生了一个儿子。

许喜莲的窈窕身姿引起社员们一片哗然，光棍儿汉的目光均齐刷刷地集中在她高挺的乳峰上。两个胆大的年轻人咽下酸溜溜的口水阔步走向许喜莲。一个光棍儿攥住她的嫩手不停地摇晃，另一个光棍儿伸出脏兮兮的右手袭向她的胸部，并在上面不停地画圈。

四队有二十五六个光棍儿，其中三十岁以上的老光棍儿占了约二分之一。四队土生土长的姑娘长得勉强强，但小伙子们基本上还算标致，要身个有身个，要容貌有容貌，要力气有力气。可奇怪的是，没几人能说得到媳妇，哪怕二婚带孩子的也没有。尽管这样，光棍儿们都十分坦然。就像过日子一样，大家都穷得叮当响，谁也别想吃顿大肉，也就不再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怨天怨地。要光棍儿大家都光棍儿，谁也不比谁弱，谁也不比谁强，老大别说老二，脱光身子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他们的逻辑。然而韩金虎娶了许喜莲后，情况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光棍儿们嫉妒之心陡增，恨不得一棍打死偷吃螃蟹的韩金虎。

许喜莲眼睛里射出了一股股温柔的媚光，脖上的那颗小黑星子闪烁着诱人的光芒。

瘦点的光棍儿二十五岁，叫韩金平，中等个头，长着一只大鼻子，头发自然卷。稍胖点的光棍儿叫韩金鼓，白白净净的脸膛，高大的鼻梁。他也是二十五岁。两个光棍儿的年龄悬殊没有一整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两人从小就是好友，一起长大，一起逮鱼摸虾，一起偷人黄瓜，一起喜欢上了许喜莲，一起惧怕韩德。

韩金平两手攥住许喜莲左边的奶子，用力的方向是忽上忽下的，使她的这只奶子像木偶猴一样上下窜动。韩金鼓懒得双手用力，只把左手按在许喜莲右奶的中间部分。他不像韩金平那样上下胡来一通，但也绝说不上有任何规则。

“韩德，你可要带大家伙儿好好干！”许喜莲终于摆脱了两个著名光棍儿

的纠缠，脸色好转了许多，左手掐着腰，右手摇晃着一块肮脏的手帕，笑呵呵地来到韩德面前。韩德腰板挺直，该粗的地方粗，该大的地方大，该鼓的地方鼓，尤其是鼻梁，又大又结实。狗日的韩金虎就没这样的长相！许喜莲烦透金虎了。

许喜莲下身穿一条丝光蓝裤子，只是裤腿脚短了一些。这条裤子是件人情衣服，是她结婚时买的，平时舍不得穿，遇到村里嫁娶送老殡葬或娘家人生孩子送竹米才翻出穿上。今天选举队长对她来说是个大喜日子，她盘算韩德一定能当选，所以就破了例，穿上了这件笔直的人情裤子。

许喜莲盯着韩德的俊脸，仿佛感到他身上散发出一股电流，瞬间击中了自己的中枢神经。韩德站起来的形象美妙得很，不亚于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帅。他掐腰的神情、昂扬的姿态、眉宇间的神韵，刺激了她越来越敏感的神经。

韩德冷不丁地瞅了许喜莲一眼，内心泛起了一层涟漪。他喜欢她质朴的野性，喜欢她轻佻的眼神，这个眼神曾让他夜不能寐。

许喜莲转过身子，面向大伙儿，说：“以后谁要不听队长的话，俺第一个不答应！”

她真诚的话语像一根木棍猛然插在了蝌蚪窝里，众人像被灌进了迷魂汤，纷纷抽出黑烟袋，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

“你算老几？”声音特别刺耳。

“骚货。”这是一个叠音，至少是三人同时发出的。

“狐狸精！”这个声音来自林子的东北角。

“撒泡尿照照自己吧！”西北角有人大骂。

许喜莲遥望着远方那个被雨水浸泡数年舍不得烧掉已塌陷大半的麦草垛，不敢吭声。可悲的男人啊！只知欺负自己的姐妹，有本事也娶个女人进门，不仅可以满足生理需要，还可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光棍儿们愤怒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像群吃不到肥肉闻味过过瘾的四不像的狼狗一样胡啃瞎吠起来。他们像原始社会的氏族成员，高举着树枝和木棒，像瘸子一样蹦跳起来，嘴里呼出难懂的语言。

“今晚跟我睡一觉，我这就让他们闭嘴。”

“把你妹妹介绍给我，我保证大家伙儿以后都对你服服帖帖。”有人喊叫。

韩德从红石块上走下来，停在许喜莲面前，抽出大氅口袋里的双手，朝人群挥了挥，说：“大家伙儿听好了，以后不许跟嫂子再开这样的玩笑！她嫁到高台子，就是咱自己的姐妹，咱高台子是周围少有的光棍儿村，什么原因呢？还不因为咱穷。但人穷志不能短，只要大家伙儿齐心好好干，咱就能吃上饱饭，就能把戴子埠的大闺女娶来高台子。”

西边的戴子埠公社和高台子仅一地之隔，但一年到头却能吃到喷香的大米饭。而高台子从诞生之日起种的就是旱田，以山芋为主，为数不多的小麦要等到春节才能推一盆麦糊烙十来张煎饼，还怕小孩子偷吃老早就藏起来。高台子很少有人吃过大米，稍微富足点的家庭也只能从集上买来二三斤大米，做饭时抓一小把，用纱布裹紧放进饭锅里熬煮。长个儿的男孩能享用到纱布里煮烂的大米，大人和女孩子只能闻大米的香味解馋。高台子闺女为吃上一顿白花花的大米饭，都挤破头往戴子埠嫁。这也是高台子小伙子打光棍儿的原因之一。怪不得高台子父母心狠，也不怨高台子闺女们心野，这是人之常情。娶妻嫁汉，穿衣吃饭，是最原始的无产阶级革命情怀。

韩德双手插在大氅口袋里，大步流星地离开了槐树林。

这时，林里进来了一只大黄母狗，十三年狗龄，惬意地嗅着许喜莲脚上的青布鞋。与母狗一起进林子的还有两个猥琐的中年男人。前面那位又矮又小的叫刘桂雄，是大队支部委员，主管农业、民兵、共青团工作，位置仅次于大队长朱金亮。他最大的特点是“尖”，头尖、脸尖、下巴尖，鼻子是尖的，手指是尖的，喉结是尖的，生殖器是尖的，全身除了眼睛不尖，其他部位都是尖尖的。紧随他身后的是刚被选下去的老队长，个头长相和刘桂雄像是一对双胞胎。

许喜莲挺着两只吊桶似的乳房，嘴巴张得很大，显得惊讶万分。她恐惧地猜测两个矮人究竟想干什么。半月前，她在山芋地里捡拾了半篮子被冬日冻坏的烂山芋和半瓢瘪山芋干儿，结果被老队长发现了。她就没命似的逃窜，老队长一阵疯跑，很快追上了羔羊般的许喜莲，把她堵在了那座大坟墓前。坟墓上的荒草被烧得黑糊一片，那棵百年老柳在寒风中痛苦地扭摆着难看的身躯。许喜莲全身瘫软地倒在柳树下那块冰冷的石碑上，他淫笑的大嘴里发出奇异的臭味和得意的叫声。他跪在地上，扭掐着她的乳房，她不敢吭声，任由他恶魔似的疯抓。他脱下棉裤，露出黑乎乎的下体。她清醒过来了，抓起坟墓上一只酒

瓶砸向他的下体，但被他躲闪过去。他恶狠狠地掀开她的棉袄，抓起她的奶子吮吸起来。

一定是老队长告的状，刘桂雄一定是奉朱金亮的命令来抓自己的。她匆忙躲在一棵洋槐树后，但不敢离开，怕被刘桂雄瞧见。韩金平返回了树林，用手掌轻轻地拍下许喜莲的肩膀，吓得她一阵惊叫。尖尖的叫声刺破了树林，冲进了蓝天白云，响彻在高台子上空。

她惊诧地等待刘桂雄宣布自己的罪状。

林里，除了老队长气管里发出的吼吼声，再无其他杂音。老队长的气管炎是他刚满月时造成的。他娘奶水不足，为了给他断奶，就在奶子上抹了大量的盐水，致使他被齁了。老队长就哭，他娘继续用盐粒子。他三个月大时，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气管炎。

“兄弟爷们儿，听好了，这次队长选举结果无效。”刘桂雄说。

“这是一个十足的骗局！兄弟爷们儿，要擦亮眼睛啊！千万不要被韩德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蒙蔽了。”老队长十七岁就当上了生产队长，资历仅次于刘桂雄。老队长有个嗜好，常明目张胆地钻进队里一些媳妇的被窝里睡大觉，包括韩金鼓的娘，都长期遭受老队长蹂躏。韩金鼓长大后对老队长恨之入骨。一次，他趁老队长媳妇在东湖小河洗澡时偷走了她的衣服，使她在河边蹲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傍晚无人时才光着屁股溜回家。他还趁老队长上工时用老队长的柴火在老队长的锅屋里烧了一锅滚烫的开水，把老队长门口的两棵老白果树活活地烫死。

一直蹲在林子东北角的韩光耀心情突然变得愉快起来。他是韩德的二叔，今年五十六岁，是个老学究，学问在高台子首屈一指。他伸直腰杆，做了一次深呼吸，然后把那支老烟袋端放在眼角，像是一位战败的国民党士兵，用一只没子弹的冲锋枪，瞄准了那只母狗。韩德颐指气使地跨上那块极具象征意义的大红石头，向全队社员发表重要讲话的情景，使他如鲠在喉。他又想起三百块洋钱的往事。

韩光耀匆忙收起长烟袋，跑到刘桂雄面前，说：“刘支委英明！”

刘桂雄满意地点点头，冲韩光耀微笑着。韩光耀装满烟叶，把烟袋递给了刘桂雄，请他抽几口清清嗓眼儿。

这时，韩德回到了林子里，许喜莲身子骨变得强硬起来，她理了理秀发，